

# 以微光入眼，以澄明观心

## 傅锡洪：从“被看见”到“深深看见”

文/羊城晚报记者 王倩  
图/羊城晚报记者 钟振彬 方浩



在中山大学，傅锡洪工作的博雅学院离陈寅恪故居不远，他有时会在附近散步，走过那条照亮了大师晚年的白色小路

好，偶尔也会被嘲笑的少年来说，有一个机会让你被看见，那是很好的激励”。  
被看见——这或许是他人生的第一次。

的学校。”

### 中大给了他平等的讲台

2015年博士毕业，傅锡洪想来广东。“我在上海待了七年，想来改革开放的前沿看一看。”他报了中山大学博雅学院。

面试前，他主动跟博雅学院院长甘阳老师讲了自己的情况——能做什么、做不到什么，老老实实。甘阳没有多说什么。面试时，半小时试讲，加上围绕博士论文的学术问答，甘阳、陈少明、陈立胜三位专家没有一个人问他的眼睛。

“他们心里很清楚。”傅锡洪说。就这样，他成了博雅学院的特聘副研究员，后来转为副教授。这是他人生的第三次被看见——不是怜悯，不是破格，而是一所大学对一个学者的平等接纳和充分信任。

“规则意识和人文关怀的统一。”傅锡洪这样理解他经历过的大学。从复旦到中大，他始终被这样对待。

### 他“看见”了自己

2016年，长期高强度的学习、没日没夜地读书，加上炎症反复发作，他的右眼视力过了临界点，直线下降——不

是变成纯粹的黑暗，而是整个世界糊掉了。不过现在他还能感知微弱的光线，“还有温暖的感觉”。

失明后的傅锡洪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挣扎。他知道朗读软件，但那个软件只能读文本，不能操作电脑。很长一段时间，他口授内容，请学生帮他输入；或者写在纸上，对折再对折，用尺子比着从上往下写。问题接踵而至：写串行了自己不知道，笔没水了也不知道，想修改找不到位置。

他改一篇已经写好的论文，用了九天。本来一天多就能搞定的事，变成这样：先在纸上修改，第二天学生来家里把意见打进去，他听新版本，再改，再听……循环九次。

其实2016年就有朋友介绍过盲人软件。他试听了一下，听到叽叽喳喳的声音就烦，拒绝使用。拖延了两年三个月，科研任务越来越重，实在没办法了，2018年9月21日，他终于不情不愿地打开了那个软件。

“结果一用，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他说，“我真正后悔的是没有在两年三个月前就用上它。”

那一天，他称自己“学术生涯的真正开始”，也是“看见”自己的真正开始。从此，他靠读屏软件一秒钟听十个字，一年阅读上百万字文献，批改学生作业连逗号句号都能听出错误。

### 他“看见”了前辈

在中大校园里，傅锡洪不是第一个失明的学者。

航空航天学院的富明慧教授，失明后仍在数学力学领域深耕。看不见公式，富教授就让学生念；看不见图表，他就靠心算推演。傅锡洪说：“他比我难多了。我至少还能听电脑读文字，他的那些公式、机器没法念。”

更早的是，陈寅恪。晚年失明，先生在东南区的小楼里口述完成了《柳如是别传》。

看见前辈，傅锡洪不再觉得自己是孤例——原来这所大学，一直有这样一群人。

### 他“看见”了学生

失明之后，他反而更清楚地“看见”了学生。

刚教书时，傅锡洪通过提问来确认学生是否在听。他让学生看第几页书，翻书声很小；一说要提问，翻书声

就大了。“可见不提问时学生可能没认真听。”

“关键还是得提高自己的课堂吸引力。”于是他让学生写预习报告，他批改，再有针对性地问，对学生来说，课堂变成了对自己量身定制的课程。学生接送他上下课时，他会提前看他们的作业，边走边聊。他会记住学生作业里有特色的观点，记住他们的性格。

有一个学生本来对世界很悲观。第一次课上，傅锡洪讲儒家的仁爱，说到对物的爱，他想起沈从文《湘行散记》里的一段话：作者在船后舱观水，河底圆石、远山落日都让他感动，觉得可以这样温暖地爱着。课后那个学生写道：一只蝴蝶落在她的手腕上，她共情到了沈从文的那份感动，“爱上了自然，爱上了人类，甚至也慢慢爱上了自己”。

傅锡洪改作业出了名的认真。好几个学期，他批改了65万字的学生作业。“就算学生没看我的批改，他也不知道老师很重视他，他在这个学校不是可有可无的”，傅锡洪说，“潜移默化地，他会觉得学习要对得起良心。”

《红楼梦》里的人生哲理与实用智慧、心理学中关于认知与情绪的当代洞见，这些广泛的知识都被傅锡洪收入自己的思考版图。他开设的《红楼梦》与中国思想”课程，横跨文学、哲学、心理学，吸引着来自文理医工农艺各个学科的学生。

2020年11月11日，正好是傅锡洪来中大工作满五周年。那天上课结束时，他说起这件事，还没开始讲这五年做了什么，学生就报以热烈的掌声。“我觉得，这就值了。”他说。

从小学老师的表扬，到复旦招生组的规则与温情，再到中大给他的一方讲台——三次“被看见”，让他站到了这里。

然后他转过身，把被看见，变成了看见。

他看见了自己，那个鼻子贴着书页闻香的少年，终于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他看见了前辈，原来这所大学一直有人在黑暗中先于他前行。他看见了学生，那些年轻的生命第一次感到：原来我真的可以被老师记住。

而看见的最终处，不是注视，是照耀。

他用65万字的作业批改，用记住每一个学生名字的认真，用“你可以这样温暖地爱着”的唤醒，把曾经照进他的那束光，折射给了更多人。

从被看见，到看见，到照耀——这就是他说的“深深看见”，这就是他说的，“值了”。

羊城晚报

A5

漫读周末

· 人世间

2026年4月18日

星期六

责编 潘玮倩

美编 潘刚

校对 黄文波

### 文昌阁下的客家少年

傅锡洪出生在福建上杭县蛟洋村。村里有一座乾隆年间修建的文昌阁，他小学时每天上学朝着文昌阁走，初中搬家后干脆从它旁边经过。那座阁在他心里有崇高的地位，一种说不清的使命感，潜移默化地进入了这个客家少年的意识。

客家人崇文重教。在他出生前，村里小学搬迁，向社会募捐，他的父母个体户出身，不算很富裕，却捐了500元——跟村里首富捐的一样多。父母对他的学习无条件支持，但从不干涉。

眼睛的问题从小就存在。他先天性弱视，左眼完全没有视力，右眼0.04，勉强能够看书，但要用一只眼睛贴着书看。长辈开玩笑说：“你不是在看书，是在用鼻子闻书。”

虽然也敢追鸡赶鹅、下河摸鱼，但上学是困难的——看不见黑板就是最大的障碍，好在小伙伴们会帮他念黑板上的字。一直到今天，想起这些小伙伴，傅锡洪仍会深深感念。

到了三年级，小傅锡洪的成绩突然好起来了——有一次数学考试，他考了98分，而平时成绩好的同学最多才80分。老师花了四五分钟表扬他。“那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傅锡洪说，“从此学习有了动力。对于一个眼睛不太

### 从“新闻人物”到新闻教师再到“老演员”：

### “实在是没睡住，想拍条视频”

2023年3月，北京。陈涛刚刚退掉租来的电动车，那是他送外卖的工具，每月租金700元。此前三个月，他主要在傍晚出工，骑到凌晨两点，错开拥堵，拿夜间补贴。他事先计算过，时薪有五六元。但到了3月，涌进这个行业的人太多，单量“稀薄”，那辆700元的车逐渐从“饭碗”变成“负担”。

退车那天，他坐下来拿起手机。房租还没交，投出去的简历石沉大海。“实在是没睡住，想拍条视频宣泄一下”，他说，“但发之前还是先习惯性地想了想，标签要怎么打”。

“985哲学硕士，这个要放前面。大龄、失业、前媒体资深记者、外卖小哥……”标签的顺序、取舍，甚至“不用超过35岁”这样的细节，他都反复斟酌。他太清楚传播的逻辑，知道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一定会有人点开。

第二天晚上，视频流量突然攀升。陈涛注意到作品多了“热点”提示，他从床上跳起来，头发没梳、胡子没刮，直接开了直播。直播间弹幕如潮，和他连麦的队伍排得很长，有人趁打广告，他也舍不得踢。以前的媒体同事看到了，在微信里提醒他，教他如何维护直播间秩序。

“那是既兴奋又有点恐惧的感觉”，他说，“主要还是兴奋”。后来他意识到，那条视频之所以被广泛共情，是因为精准击中了一些人正在经历的处境。关注他的粉丝

### 陈涛脱下那件“长衫”

中，有大量“画像重叠”的中年失业者。有人说他在“制造焦虑”，陈涛回应，“如果是我制造的，那反而好解决了”。

### 从“记录者”到“被记录者”

在广州读本科高年级时，陈涛已经在给几家资深报纸的书评版投稿，也写乐评、史评，靠稿费挣够了自己读研的部分学费。2011年从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时，他凭着50万字的作品集，敲开了媒体行业的大门。成为记者，对当时的他来说，“是一个既能和社会连接、又能满足兴趣爱好，还能养活自己的选择”。后来，他经历了媒体人转型互联网的大势，也经历了业务裁撤和创业失败。

2022年底，在北京失业一段时间的陈涛开始送外卖，这个选择也经过了仔细判断。每送出一单，手机里传出“叮”的一声提示钱款已到，这声音令他“上瘾”。“这种劳动的获得感是即时的、数字化的”，提示着他和其他骑手们能抓住的确定性，“肤浅但管用”，支撑了他最艰难的一段日子。

视频爆火之后，陈涛站到了镜头的另一边，成为新闻当事人。从前做记者时，他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考虑当事人的处境，但他坦承那种考虑是有限的。而在后来一次连麦直播中，他情绪失控落泪，被剪成片置顶推送，他对这些处理方式并不陌生。“这是一个合格的新闻产品，有流量，大家爱看。”但他同

时也清晰感受到，当某些内容因触及隐私边界而被偏离报道方向、或为了“好看”而进行“处理”时，带给当事人的并不轻松。

这种张力成为他后来在课堂上反复讲述的经验。“你不能成为传话筒，也不能停止思考伦理边界”，他对学生说。

那段时间，不少前媒体同事联系陈涛，为他介绍工作，帮他出主意。也有MCN公司抛来橄榄枝，但他最终拒绝了。他清楚要持续火下去只有一条路，“就是继续送外卖维持人设，但那不是我的本意”。

2023年，陈涛回到四川，后经媒体朋友介绍，到西安一所民办高校应聘。2024年3月，他成为一名新闻学教师。

### 当“新闻人物”开始教新闻

在教学中，陈涛也把自己“作为新闻人物”的经验带上了讲台。他鼓励学生从各个角度分析自己，有媒体来采访时，他也会让学生们围观，近距离接触新闻实践。他配合学生的提问，毫不避讳地拆解新闻中的自己，分析流量的逻辑、标签的陷阱。

有一次讨论社会热议议题，谈到“躺平”和“职业尽头是保安”的梗，陈涛索性穿了一身标准保安制服走进教室，指着身上的制服跟学生自嘲：当保安其实也挺好，工作稳定，还有时间看书。

“陈老师和那些标签呈现出来的形象不太一样”，学生王炫尧说，“陈老师上课很自由，讲到尖锐的社会议

文/羊城晚报记者 张晗  
实习生 周泓宇  
图/受访者提供

题从不回避。绝大多数人没办法逃开别人的评价体系，但他一点都不拧巴”。

陈涛现在主教新闻采访与写作、深度报道和传播学原理三门课，每周八节，还有科研课题、指导毕业论文和学生实习等工作。他尽量利用自己多年来在媒体行业积累的人脉给学生创造采访的机会，要求学生至少认真完成一篇深度报道。但他也清楚，这些学生中真正进入媒体行业的会是少数。

去年，他带学生去采访矿工诗人陈年喜，让缺少经验的学生将采访当成一种“体验”：“去坐下来对话，用平视的眼光去理解对方、建立判断，然后写下来。这个能力，不管以后干什么都用得上。”他对学生说。

毕业后，王炫尧偶尔会去陈涛家蹭饭、蹭书。在他眼里，陈涛“就像一个道士，大部分时间幽居在家，以书为伴”，这与网络上被标签定义的、被焦虑环绕的陈涛，形成反差。“很多人经历了这些会过于痛苦，过于痛苦是因为把自己太当回事了，而陈老师不是，他真的放下了那件‘长衫’”。

由于专业调整，陈涛所在的新闻学专业停止了招生。他的这份教职也面临变数，合同明年到期，或许也会失业。“我已经是老演员了”，他自嘲道，“无非是换一种劳动方式养活自己，我也预演过了”。

在课堂上，他把这些经历拆解给学生，作为一种可供参考的路径：“不同时代，很多处境没办法完全共情，但可以去理解。理解世界、理解身边、理解个体选择的边界，这也是当下文科的价值——一种理解复杂性的能力。”

有本版新闻线索  
请扫码加群爆料



该二维码7  
天内(4月24日  
前)有效,重新进  
入将更新